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蘊大義卷十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

易精藴大義卷十

元　解蒙　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考三畫之卦以定剛柔之體備六爻之畫以效天下之動此勢之不容已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因隂陽之進退以示无窮之變因人事之得失以

繫所值之占觀變玩易道无餘藴矣

先儒曰八卦所用者在象故曰象六十四卦所用者在爻故曰爻剛柔者爻之體相推謂剛推柔柔推剛也變則本卦變作他卦惟其相推故能成其變辭謂爻象之辭即其變而命之也即其變而繫其辭以命吉凶而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上篇始以乾坤之成卦終以易簡之德業下篇始以八卦成列終以乾坤示人易簡其道雖相類然上篇所未

畫者則見於下篇是爲終始之道也

蒙謂觀易卦之小成而又有以備其體因奇耦之變化而又有以顯其用此聖人作易自然之序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考夫易之占辭原夫易之變體此聖人賛易事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觀陰陽有對待之勢而後知陰陽有消長之機

先儒曰文王卦辭但言吉凶周公爻辭方有吉凶悔

吝四者凡所謂皆指動爻而言也通書所引乃斷章取義剛柔者變通之本變通者剛柔之時用剛柔立本言始揲所畫之卦或剛或柔各有定體也變通者趣時言卦既畫矣若遇老陽則變而為柔遇老陰則變而為剛自此趣彼以從時立本統指一卦言趣時專指所變之爻而言下章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意亦如此先言變動而後獨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又先言吉凶悔

吝生乎動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故也

蒙謂靜无而動有然其辭則繫于未占之先體立而用行故其變則見于有象之後易之爲盲盡在是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

既明淑慝之分必无兩立之與此所以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造化有常久之道天下无二致之理故聖人賛易發明之

先儒曰吉凶貞勝言易所論吉凶常相勝而不已天地之情以其正大故所以示人者亘古今而常存日月之運以其有常故所以照物无毫髮之不燭天下之動雖萬變不齊然其正而勝者亦一理耳前言易

道有變通而此又言其理之常者以示人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天地之所以无隱于爾者一健順之理而已耳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先儒曰效乾坤之變化以分六爻象乾坤之虛實以為奇耦

蒙謂天地不能秘自然之易而聖人不能外自然之理盖聖人之易一天地之易也天地以其自然

者而顯諸仁此天地所以為天地聖人則以其自然者而寄之易此聖人所以為聖人天地聖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人事而參諸造化既知其理之有常由造化而驗諸人事又知其理之无二始之以人事終之以人事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先儒曰內外猶言先後微顯陰陽老少分揲命卦之

時而吉凶乃見于成卦之後用其道故觀其動乎內之變以成功業究其微故考其見乎外之辭以見聖人之情能事畢矣蓋動乎內者理也見于外者事也變者爻象之變辭者吉凶之辭功業見乎理情也而見乎辭皆內外相為而不可相无也

蒙謂卦之未定必將觀變卦之既成然後考其占其所以制事而明理皆不外乎此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天地溥覆載之功无非妙一元之運聖人履崇高之位必有以得天下之心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聖人之得民心固必因其利以厚天下聖人之定民志尤必制其欲以宜天下聖人之于天下不過因所利而利之亦未嘗以為利也徒知因天下之利以合天下故能使之无違心不知得天下之義以坊天下尤當使之无非心吾恐知所聚而不知

所以聚之道則斯民之聚豈區區之利所能維持耶

先儒曰天地有大德以其生生不已也聖人有實位所以配天地而遂其生物之心也有聖人之位又有聖人之德位曰寶位不亦宜乎守位聚人承上文而言何以守與民共守之何以聚有財以聚之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誠以利之所在不可不道

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率道者也蓋理財以富之正辭以教之禁民為非以齊之富之而後教教之而後齊雖其理之正之禁之无適而非義然聖人不忍之政則盡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得失外内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于此三者也

蒙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聖人盡裁成之道故其履

尊位合人心者不惟有以厚乎民而又有以齊乎

民也

右第一章

先儒曰此章先言象變辭占而及天地造化再

言象變辭占而及聖人功業以明易與天地凖

而日月天地之道如此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先儒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産之物飛陽而走陰也與地之宜謂地産之物木陽而草陰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无適而非陰陽也盖易有太極之理不可見形而為物者可見聖人徧觀乎物得易全體而後作卦也故其所畫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八卦者道

之全體也作之所以明道于萬世也聖人運時用道以利天下趣時者也聖人不能獨盡天下之時故亦不能盡用天下之道是以聖人明大全之道于萬世而其遭時所立不過一二而已故明與不明係乎聖人而用與不用又係乎時焉雖聖人不能必也然其制是器之時當時之人知其制是器適用而已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其有取于卦故曰蓋取諸其卦也

蒙謂聖人盡萬物之理而寓諸易故其功用之妙无間于隱顯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先儒曰離體中虛兩目相承而物麗之網罟之象

蒙謂虛其中以麗乎物雖聖人之神智亦自然之法象也

包犠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先儒曰制器尚象无非利天下然或不言利者盖網罟非不為利也然待杵臼耒耜然後能裕萬民之食則是網罟之利不足言而耒耜杵臼之利大矣交易非不為利也然待牛馬舟楫而後能備四方之貨則交易之利不足言舟楫牛馬之利大矣門柝非不利也然門柝能保内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暴客不能至則是門柝之利不足言弧矢之利大矣此或言利或不言利之意也然獨于牛馬

舟楫曰利天下者牛馬舟楫无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有曰教天下則其利有待于教而後成也有曰利天下則其物備器成直為天下利耳有曰威天下則其利有待于威而後保此又立言之旨也

蒙謂器用利而農事備其為益也大矣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先儒曰上離下震離為日震為大塗故有日中為市

之象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者

噬而嗑之之義也

蒙謂通天下之則以順民心之欲所以聚其散而合其離也蓋當明盛之時以通有无之利則彼无適市之欺而此无折閱之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聖人迭興以當世道一新之會既有以致天下之

勸必有以妙民生之用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易之運世不息故知其妙者无不利聖人體大易不息之理知極其用者无終窮故聖人之妙用即易之功用也連上文通其變至此通則變為義既終而始要之而不見其終既始而終原之而莫知其始此大易之道所以常久而不已也專釋此三句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有變化之機无終窮之理易之道亦天之道其用无二致也人能盡易之道以合天心斯能獲天之助矣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聖人制萬變而无為造化溥萬物而无心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

先儒曰包犧神農聚人以財能富民者也黄帝堯舜

則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教民者也十三卦制器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獨于黄帝堯舜言之者葢羲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至于黄帝堯舜則世道一新之會黎民於變之機也神化宜民謂制作精妙如神化使民利用出入不知其所以然者葢時異則世異于是乎有變惟聖人能通其變則民不困于事是不倦也故雖聖人神道設教在乎宜民宜民則非有高遠難行之事矣葢其變化

循理而无為故乾上坤下有垂衣裳而治之義

蒙謂聖人鼓舞羣動而莫測其民亦烝烝向化而不倦雖易之道亦天之道也故觀天地則見聖人矣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渙

先儒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通所不通濟渙之意

蒙謂以乘木之功濟涉險之用聖人盖有取卦之

象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逺以利天下盖取諸随

先儒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矣服牛乘馬引重致逺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矣牛以順為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逺牛非不可以致逺于引重為力而已馬非不可以引重于致逺為敏而已引以有所進為義致以有所至為義

蒙謂因物之法以為天下利固非聖人之自為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

先儒曰川有舟楫陸有牛馬雖良民資之而暴客亦可致也制重門以禦之所以為冦者不能攻擊柝以警之所以為盜者不能竊内坤闔戶互艮為門之象震屬木為動為鳴木動而鳴擊柝之象二陰在外暴客之象一陽禦之待之之象豫備之象非一獨于此者黄帝堯舜之世惟有此耳

蒙謂聖人慮患深而防患早此豫備之象有取于此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盖取諸小過

先儒曰綦容不至而居者安可養矣上震為木下艮為土互兌為金震木而兌金制之斷木之象艮土而兌金止之掘地之象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別米之象

蒙謂聖人之欲利用以厚生亦必尚象而利器此

杵臼之制有取于上動下止之象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先儒曰外有門柝以防暴客内有杵臼以治其粒食

而无以威不軌則雖有險而不能守有粟而不能食

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

義也盖並行而不相悖矣睽无弧矢之象而弧矢取

諸睽者亦為物睽爭而弧矢足以威之耳弧矢之用

以睽而發也

蒙謂修武備以威不軌此聖人合睽之用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盖取諸大壯

先儒曰睽乖遠則可以安其居矣冬穴居夏野處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

蒙謂聖人既慮民居之不安於古斯奠民之居使得所于後此大壯之義所以有取于大易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諸大過

先儒曰上古之事難明十三卦聖人據聞見而言可得而知者犧農黄帝堯舜耳如以宫室易穴居棺槨易衣薪書契代結繩已不知其誰氏但曰後世聖人

夫子述上古之事其意如此

蒙謂聖人欲人長其親愛之思故當盡送終之大事不為太古之无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先儒曰言有不能記者則造書以記之事有不能信者則造契以信之取明決之義也夫治至于養生送死之无憾則其道備矣其法有以貽後者于是有書契焉書以記久而明遠契以結信而正誣故百官之事雖煩以此治萬民之情雖隱以此察蓋夬之成卦五剛決一柔是去小人之亂而歸之治決小人之蔽而歸之明睽以至治夬以明決文武並用聖人之道也

蒙謂世道既不如太古之无事治道安得不因時而制宜以夬之義有取于決也

右第二章

先儒曰此章乃聖人尚象制器之事所以為此養生送死禦暴防奸之道可謂盡矣始而包犧之鮮食而繼以神農之粒粟二者不可兼得于是乎貿遷有无之法所以致民聚貨而使之各得其所欲也其求得欲從而心意廣器利用便

而巧詐生强弱相凌而攘奪作聖人于是為之通其所窮而使之无厭倦之意防其奸暴而使之有以遂其相生相保於无窮粒食足矣而為杵臼穴居足矣而為宫室鄰近相貿遷可也而為之舟楫牛馬以致其遠衣薪不封可也而為之衣衾棺槨猶以為未也重門擊柝所以禦暴剡木弦弧所以威寇則强者不得凌弱矣夫既有以養生而送死而又有防奸而禦暴聖人猶

以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也于是又作書契以記之禍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其所以憂天下抑何深而慮抑何詳耶非特此也因木上有水之象而為井因以木巽火之象而為鼎鬻類而長之天下无一物而非易矣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

聖人之作是也既象物之宜以著其體必明卦之象以盡其明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觀易爻之變化其用為至廣考人事之得失而知其機為甚微則可以盡易之理而達事之變也

先儒曰彖者全卦之體下文所謂陽卦奇隂卦偶是也彖者卦下之辭所以發明一卦之才德陽如君子隂如小人健順動止陷説之類下文所謂一君二民二君一民君子小民之道是也爻者效天下之動下文諸爻皆效乎動之事也易之為書卦象莫知先後

雖聖人觀象以設卦卦立而義復見于後象所以明一卦之才爻所以效天下之動爻立而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之情繫辭以盡人事之變此前聖所以不能祕於書而後聖所以不能已于言也

右第三章

先儒曰此章言卦象彖爻辭乃明人事吉凶生悔吝著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聖人之贊易始若疑于陽陰之不以類行終則信夫陰陽之各有定體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一為衆所宗于以見陽德之盛寡以多為主于以見世道之衰此聖人以易而驗諸人事者如此也

先儒曰陽宜多陽陰宜多陰今則反是何耶盖凡陽卦皆五畫其數奇陰卦皆四畫其數偶然陰陽之卦

雖不同而皆以陽為君一君而二民其道順故為君子二君而一民其道逆故為小人又一説陽卦二陰故奇者為之主陰卦二陽故偶者為之主何則少者多所宗一者衆所歸此以卦之成卦言之也若論德行則不然何則以奇為君以偶為民則陰陽之理順故陰陽之卦皆以偶為民奇為君而以寡統衆者為君子之道此亦以大槩而言之也震坎艮不皆君子巽離兑不皆小人

蒙謂聖人以陰陽不從其類也既有以見剛柔之虛實又有以驗世道之盛衰此贊易之旨也

右第四章

先儒曰此章專以陰陽八卦畫數分君子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蒙謂吾之感人以己之私心則人之應己非天下之公心故聖人即咸九四以明之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先儒曰事緒萬端不過一理塗雖殊而歸則同往來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則一思亦人心所當有而局于朋從則狹矣但當自然貞節守之不必自爲紛也

蒙謂人心不慮乎物則天下之事可一貫之而无疑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先儒曰日月必相推而後明生寒暑必相推而後歲成然則來固來也而往亦所以為來又何必憧憧然用其知慮以係于一人著于一事惟恐其往而不來必欲其來而不往也此以造化明往來之理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此立言之旨也

蒙謂氣尚迭運既知其始而終者有定序理尚默運當知其終而始者无定機蓋其功用亦莫非感應之自然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先儒曰此又因造化之往來以明物理之屈信與君子之學也尺蠖之屈然後能信龍蛇之蟄然後能奮

必屈而後信蟄然後生然則今日之屈所以爲後日之信又何必憧憧然惡屈以求信也此即物理之明驗也精義入神言凡天下之事莫不同究其義理之當然至于精研入神則泛應酬酢无不曲當而用自可致矣利用安身者言日用之間无物不順身之所處隨遇而安則此心不愧不怍慊快充足而德日崇矣夫精義入神用心于内屈之至也而用自致于外則是由屈而信也利用安身收功于外信之極也而

德自崇于内是自信而屈也盖窮理而深造乎理故應諸外者无不足應物而不役于物故養諸内者為有餘此君子之學貴乎内外之交養也

蒙謂觀物理之微其信必在于既屈之餘知君子之學其效常在于用功之後是感應自然之機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先儒曰神妙萬物而无方化運萬物而无迹此天地之屈信也窮神則有以參造化之妙知化則有以窮

化育之功至此乃德盛仁熟而自致夫豈思慮智力之所能及哉苟不能涵養以俟其自化而有欲速之心則是不能免憧憧往來之病矣安能深造於高明盛大之機哉

蒙謂用力而至于无可為之地窮理而至于不可知之天是殆難以思勉及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蒙謂既有所困之道其至于辱身而亡家也宜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蒙謂聖人去害之道固在于有其備尤在于得其人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先儒曰君子道存于已而用于外在時是以藏器于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閡凡无其道則括非其道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蓋語成器而後可動動亦有其時焉故也藏器于身有其道也髙墉之上則其時也

蒙謂知君子審可為之幾有所發而必中當知君子備能為之才期于中而後發蓋機所以圖天下之事而才者所以應天下之機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蒙謂小人之為惡雖尚微君子之禁貴乎早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先儒曰小人之為不善其始豈欲甚其惡以自取禍

哉積漸而成有不覺耳及其惡積罪大雖欲自悔不可得矣小人之為惡初无畏恥之心而勸懲之道明則在夫上之人耳大傳于噬嗑六爻中獨摘初上二爻以明用刑之小懲所以大誡也又推而至于此其所以勸善懲惡盖兼舉矣豈惟可以警發小人畏恥之心亦所以示萬世人道之龜鑑也

蒙謂小人之為惡也既莫辨之于早必痛懲之于

終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蒙謂惟其防患之意深故其保治之本固聖人于否之九五深明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先儒曰否九五著其亡之戒使後之為君者常存存

不忘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心而後常存常安常治矣鼎之九四示覆餗之戒使後之為臣者知德薄而不敢居尊位知小而不敢謀大為力小而不敢當重任則无致敗人家國事矣大傳舉此二卦以示萬世為君臣者各知其義則知為君盡君道知為臣盡臣道不亦善乎

蒙謂取柔弱之才以勝重大之寄其不至于廢事而喪身者寡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聖人所以深賛乎幾者以其審夫事之將然而不溺于事之已然也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君子以見夫善之端必有以致其行之果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守之堅行之果此夫子賛豫六二之旨也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理无不明誠无不格此幾之所以為神也

先儒曰豫六二惟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以知幾教人蓋介有幾義神解謂至微細者深為得之蓋豫卦諸爻皆溺于豫惟六二居中得正有介然不易之操所以能察于方動之微故能見幾而作也幾者象見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君子知道則知幾由誠則通夫道天下之事物未有逃

乎此者是以禍福善惡必先知之自君子觀之謂之知幾自衆人言之謂之前知易曰知幾其神中庸則曰至誠前知夫介于石者守素定也守之定故見之明見之明故斷之果惟見之明是以炳照幾先由微而知著自柔而知剛惟斷之果是以當行則行不俟終日此君子以一身之進退而為天下之儀表也微彰以事言自其事端之方萌而知其異時必至於昌熾柔剛以物言坤初履霜堅氷至姤初羸豕孚蹢躅

是也大抵人惟所守之堅然後不躭樂逸豫不諂瀆求容而見幾之速也

蒙謂幾妙于萬事之先故不溺于豫善形于一念之初故能致其果然非守之堅而識之明不足以語此也故聖人深賛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先儒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即上文先見者也知之未

嘗復行而今不復耳非謂過惟在心而不復發于言行之間也曰顏子无形顯之過若是則幾之已形而悔之已著矣又得謂之无祇悔乎

蒙謂明足察其幾而健足以致決顏子之于聖未達一間耳故夫子即復初九發明之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先儒曰損下體本乾上體本坤緣三與上交而後為

損故有天地絪緼之象蓋意不專則交不密交不密則象不凝此言萬物之氣化者也蓋天地之合以氣故以絪緼言精合于氣者也序卦所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是也損上卦艮下卦兌少男與少女交故有男女構精之象構精亦是相與專固之意惟相與專固然後能成孕育之功萬物化生形化者也蓋男女之感以形故以構精言形生于精者也序卦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也蓋陰陽兩相與則專

三則雜致一之道也此釋損六三爻義言人之相與不可不專也

蒙謂陰陽妙合而氣化男女交感而形生蓋對待乃物之常理損有餘而益不足則兩相與而專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先儒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也然立心有恒者須事事固密缺一便不謂全

蒙謂人于言行交際慎始而慮終其无所失矣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先儒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則其律諸身者可以无憾矣既不苟合又不妄求而其所以接待物者又極其至焉君子苟能如此則其所以處内外人己之間者无不各盡其道故謂之全也　上三句正言之也

此三句反言之也而要其應以戒其人言貪利而反

害也上與字是黨與之與下與字是取與之與

蒙謂不務誠身而求動乎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

隨也

右第五章

先儒曰此章示人以擬議之方也夫子于上繫

釋七卦下繫釋十一卦共十八爻之義示人行

事自精至粗深切著明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中特取此十八者蓋發其端耳他卦可觸類而求之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先儒曰陽畫為乾陰畫為坤門猶闔戸闢戸之義為易之門其變不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如乾以陽往交于坤之陰而為震坎艮坤以陰往交于乾之陽而為巽離兌然後見諸爻有

剛柔之體陰陽主全卦而言剛柔主一爻而言故說卦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是也剛柔有質故以體言陰陽无形故以德言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于至著者也

蒙謂聖人作易觀闔闢之機以定竒耦之象則可以闡造化之迹而明健順之性矣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先儒曰易中卦爻之稱名物雖雜出多端而實不外于隂陽剛柔兩端而已今欲稽考易中所稱之名又當即其物類而求之蓋隂有隂類陽有陽類是也然其所以反覆丁寧者蓋爲衰世易道不明之故也

蒙謂觀其言之切而知其意之逺且深因辭以知

意非聖人其能若是乎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先儒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明之故曰彰往来謂吉凶未定事之方来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来顯者微之使求其源故曰微顯幽者闡之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乾馬坤

牛離火坎水碩果莧陸之類悉當其物也正言謂直方大元亨利貞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類所以決其疑

彖謂考易之理无不該由易之辭无不備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即物之微以象陰陽之變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聖人之情可見其辭固明以告乎人大易之教若

易知其理則難以示人微顯而闡幽此之謂易之道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成天下之務而斷天下之疑此之謂易之道也

先儒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因上文當名辨物而言如牛馬之健順可以類于乾坤也括囊射隼事名之小者也茅棘豕雉物名之小者也而取類皆于陰陽而易之命辭則文章粲然足以發明其言曲

而中此因正言句而云易雖所言甚委曲而无不切
中于理其事肆而隱此因顯微句而言言易所述之
事雖顯在目前而含隱微之理也因貳以濟民行以
明得失之報此因斷辭句而言因民疑貳莫知適從
而為之斷辭以決其所趨也盖行有得失則報有吉
凶福善禍淫必然之理人其可不知所決擇乎
蒙謂易言不拘于一聖人既詳其藴以示天下人
心未協于一聖人斯推其藴以善天下故曰聖人

之蘊因卦以發

右第六章

先儒曰此章專論乾坤為易之門而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關鍵也其究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先儒曰仁者不憂此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得用處各別也

蒙謂聖人雖幸易道之始備于今而實憂世道之未純乎古其原前聖作易之心所感者深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行已篤實而禮畀巽則本立而道生矣

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既能反于善又能守以常二者實相須也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

既能寡欲以養心又能改過以長善乃克已復禮

之功也

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人能不以外物失其介貞則守經行權各盡其道矣

先儒曰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履德之基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實踐乎此然後吾之德有所依而立如築室先立基址也謙者自卑而尊人柄者居物之後能持守乎物者也言人之有德必當

謙遜以自持不然驕且吝則才之美不足觀矣復者陽之反以人心言之善端之復萌也人心之德其本无不善也雖或誘于外物而失之苟能積累踐履涵養之功則其本心由是以復矣故曰德之本履與謙以身之所得者而言復以人心之反善而言恒德之固也謂雖復矣苟不能加常守之功則内之所以不常固其德皆由忿慾有以害之過失有以累之耳苟能如此加之功則德之在我者有成而无虧有進而

无退自履至益所以修諸己者至矣困則其所遇也因其所遇以驗其所存所守固則困而亨所守不固則窮斯濫平日所養驗于此矣故曰德之辨也井不可改乃人之守道而不變者也地者其所居之位巽者隨時順理可以制裁事變故謂之制井者所以體常也巽者所以盡變也此承上文困德之辨而言人惟所守既固不為得喪禍福所動是以臨事從容以之體常以之盡變酧酢泛應无適而不宜矣

謙行禮而能自卑復禮而能有守則可以修身

而固窮體常而盡變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和而有其節卑而不可踰乃處憂患之要道也

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

善端始復而甚明事機每變而不亂非知幾而守

常者不能也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

始加克治之功終有自得之妙德修而業崇也

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惟其无入而不自得故不動以及物而能存體而

應用也

先儒曰此一節句法如書之九德履非強世然理皆

至極未嘗苟且循物以立法也謙雖自處卑遜然自

下而人高之自後而人先之所以為人所推而德益

光顯也復小而辨于物言一陽雖微而羣陰不能亂

一念之正而羣邪不能干也恒執一不變蓋投之雜亂膠擾之中而此初无厭倦之意此所以能有恒也損欲先難習熟則易求益之道當使其從容自得而不可有欲速即化之心困窮而通謂身雖困而道則通井者定體而不動故功可以及物如人能守道而不移所以能濟物也巽有優游巽入之義如人遇事變之來低心下意將心入事裏去順他道理故能稱物而酌其宜處事而得其當亦未嘗動聲色犯乎勢

而從容順適與物无忤故曰稱而隱
蒙謂天下之理无一不具于易故聖人之用无一
而不資于易其處憂患乎何有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
行而可樂无非天理之自然畢以自牧必盡人事
之當然乃善于用義者也

復以自知恒以一德
反善之機固在于知之明行之力尤在乎守之固

此乃知行並進之道也

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

人能損人欲以復天理則于憂患之來處之裕如也

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静以處之故能通乎事事之宜順以入之故能制乎事之變非善于易者不能也

先儒曰行非禮則不能无過不及故和于履禮自卑而尊人故制于謙復以陽反于内故自知恒以終始

如一故一德人欲日損故逺害天理日進故興利困

通則寡怨井遷故辨義巽隱故行權

蒙謂君子之行樂之深而知之客知之明而守之

固則體常應變无往而不盡道也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逺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先儒曰章首二句言書與道乃一章綱領言易之卦

爻所以示人者皆切于日用而不可須臾離也變動不居以下六句先釋上文屢遷之意雖有六位而剛柔未定故謂之虛上下指爻或自上卦而降下卦而升或柔自上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是也典常也要約也謂預定也言剛柔變易无常不可預定也

蒙謂道之所以屢遷无常者以其書无定體隨時而在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

如臨父母

先儒曰自此至章末釋上文不可遠之意本義云此句未詳大指不過言出入内外之間无不設爲法度典禮以警戒人耳有度知懼律之以法也又明憂患則有以處之于後明其所以致憂患之故則有以防之于初夫易之示人不徒示之以法而又諭之以理故天下之人皆知易道之不可離雖无師保之告戒懼常如臨父母側也

蒙謂易之資于人者隨處而各在以明夫得失事物之情故能警其戒懼之心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先儒曰此五句所以結上文書與道之意上文求卦之始其道屢遷雖不可為典要然所變既定而率循其所值卦爻之辭以揆度其當行之方然後得其一定不易之法故曰既有典常然典常之理在聖人雖能言之于書而不能必天下之皆行學者雖能明于

易之理而未必其身之能行然則易雖不可遠又安保人之不遠于易乎此聖人所以深致意于道不虚行之一語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蒙謂由辭以度其意既知其理之有常明易而妙其用又在其人之有德故以是終言之

右第八章

先儒曰此章專論觀變于學易之事而深有望于其人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先儒曰易之為書也在上章乃明易之道而此章則總論聖人作易立卦生爻之義下文逐爻分說而中明之也質謂卦體時物謂陰陽二物原其始要其終以為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通其時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實无定用也

蒙謂君子之于易欲得其體之常又盡其用之變

舍卦爻其何以哉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先儒曰初爻就卦言事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究及其末則易知所以然者蓋初爻之辭但虛擬其理必及上爻終其事乃見得失之成也所云雜物撰德者 雜陰陽二物以為德也辨是與非其德之

是非也此示人者看六爻體統乾初戒潛龍終戒亢龍中爻則備乾之德坤初戒履霜終戒龍戰中爻則備坤之德此所以雖考初上而其德必得中爻而後備也又一說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而互之又成兩卦之德是非者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顯以示人矣復自互體而辨之則於是是非非益可見矣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大抵所歸不出乎存亡吉凶之所在觀彖辭蓋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矣

蒙謂觀六爻之旨固所以知夫難易之得失總全卦之義又可以得夫義理之統會如此則无餘藴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先儒曰功事任也二四同功為處臣職同居陰位三五同功謂同處在上子民之職同其陽位

蒙謂觀卦爻有事同而勢異者亦惟以得中當位之為貴耳

右第九章

先儒曰此章示人讀易之法先觀初上之難易以辨中爻之是非蓋中爻統稱一卦之義又觀彖辭總論卦爻之緼則得易之大綱矣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也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始畫八卦而三才各一其體既重六爻而三才之
道各兩其性此易之所以无不備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
當故吉凶生焉
道不一其體而爻有貴賤之殊位不一其勢而事
有得失之異
蒙謂易道无不該吾于卦爻而得其體之備與其
用之全矣

右第十章

先儒曰此章論卦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先儒曰紂慢易文王憂患故文王繫辭其辭多述憂危之事危者使平文王也易者使傾紂也然此言文

王與紂之事寔為天下後世法恐懼者可使安平慢易者必至傾覆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使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即易論之乾乾夕惕雖危无咎災在外而敬慎不敗此危之所以能使之平也泰之上六不知戒懼而有城復于隍之憂大壯之六五不知戒懼而有喪羊于易之慮此易之所以能使傾也訟之謀始終凶比之无首而无終是也八章言其

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此云懼以終始言出入外内終始之閒无所不知其戒聖人所以慮夫事可謂周矣

蒙謂聖人之于易也玩其詞而論其世有以見其理之无不該然所以約人心于无過之地則一言之外无餘藴矣

右第十一章

先儒曰此章論作易者之有憂患而欲人之善

補過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先儒曰易而能知險簡而能知阻則其于遇事處物之際皆知所戒懼而不敢以輕易簡畧處之也如以乾之健而能用九則不至于高亢是知險也以坤之順而能用六則有以貞固其所守是知阻也惟能知險阻則其遇憂患也操心危而慮患深所以能危懼

而无易者之傾也

蒙謂即易爲其性情若于天下之事无所難即易而處乎憂患實于天下之事不敢易此易之所以爲聖人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先儒曰說心故能定其吉凶研慮故能成其亹亹說諸心乾德之事研諸慮坤德之事也定吉凶乾坤之

事也盖乾則易直而沛然坤則凝重而有守

嘗謂理之淡于心者有以精其知行之成于思者

又能加于行盖皆本于乾坤之德行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先儒曰變化隂陽之所為云為人事之所作吉者事

之著祥者吉之瑞兆吉事有祥謂吉事自有祥兆見

之明也惟其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盖象理之

方兆恍惚未定之時器者日用飲食形而下者之事

也盖人之云為既能盡變化而无間所以恍惚未定之時而能知事物當然之則也惟能于吉事而知其祥故占事可以知來盖易之占辭雖告人以吉凶必能察微之幾而後能預斷其未定之吉凶而无差也不然則雖從事于占而未必應也象事知器明事理之已然也占事知來知吉凶于將來也盖上二句是說理下二句是說徵驗

蒙謂道无定體而兆于未形之先事有定迹而驗

于既形之後蓋天下道備于易故人得即其道而由其事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先儒曰兩間之位定而易之理行乎其中矣然天地不能以此理而語諸人必得聖人作易卜筮以成天地之能使天下將有為將有行之際既集羣議而謀諸人又考占筮而謀諸鬼百姓至愚无所知識亦得以考吉凶而成亹亹雖聖人所能為者彼亦得以與

其能也

蒙謂聖人有參天地之德故能贊天地之功聖人必兼天下之智故能賛天下之用葢天下一理耳而易之作所以為天地心立人極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先儒曰八卦以象告有象之可觀爻彖以情言有辭之可玩剛柔相雜而吉凶可見百姓觀象玩辭占事知來所以與能也

蒙謂觀象玩辭既知其理之有常觀變玩占又知其用之不一蓋有常者易之理而不一者易之事也即天理之常而通乎事之變易道无餘藴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先儒曰變動即上文爻有變動是也以利言者變動本皆教人趨吉避凶而歸於利耳然不免吉凶殊分

者由情而遷也情有善則遷乎吉有惡則遷乎凶是不能皆歸於利矣愛惡遠近情偽也相攻相取相感遷之由也吉凶悔吝利害總名之曰吉凶也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以與初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姤九五以杞包瓜遠取初六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以情感五也屯六四求婚媾以情感初也

蒙謂蒙六三見金夫以偽感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四也凡此皆情遷者也愛惡相攻因於遠近相取遠近相取因于情偽相感相感者情始交利害之開端也相取者遠邇之已著悔吝之途分也相攻則事之已極吉凶之不可移也此三者言吉凶以情遷之事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道之運行無不善故易之所示欲人皆善心之趨向有不同故辭之所命不能以强

同盖欲人之皆善者聖人之本心其有不善者豈
聖人之得已耶
将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先儒曰變動以利言言命爻之義将叛者以下言繫
辭之法将叛正理其中有慊則發於辭自然慚愧也
疑者可否不決其辭不直裁成兩岐也誣善者言語
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也失其守者見理不明

无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叛疑吉躁誣善失守六者之情不同故慚枝寡多游屈六種之辭亦異作易者因是情係是辭義使人因是辭以得易之情也將叛者其辭慚漸之九三是也中心疑者其辭枝如睽之六三是也吉人之辭寡蒙六五是也躁人之辭多如大壯九三是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如无妄六三是也失其守者其辭屈如訟六三是也夫子特舉其凡它可類推矣至孟子答公孫丑之問曰詖辭知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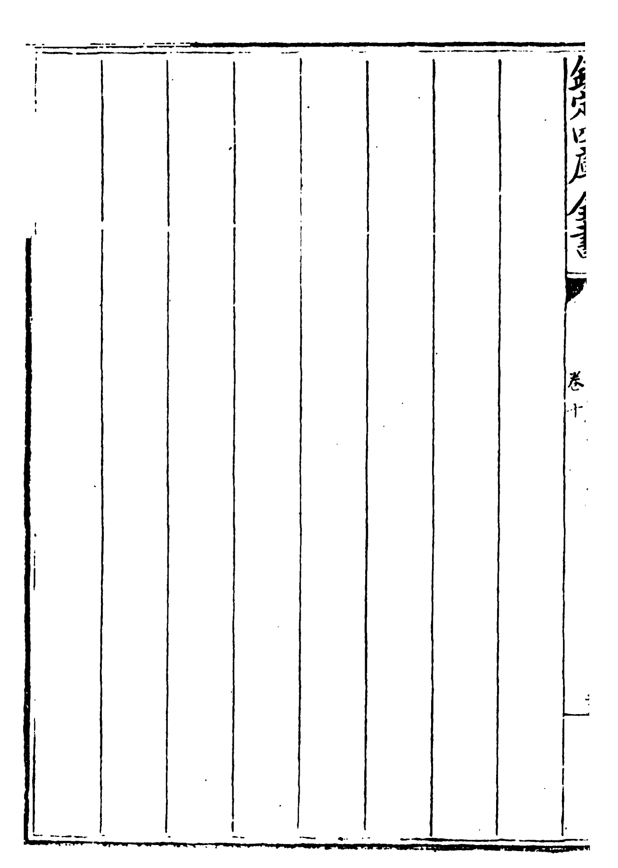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邪辭離即將叛之辭也遁辭窮即失守之辭也易因情而命辭者也孟子因辭而知心者也蓋善學易者莫如孟子

蒙謂人之存于心者有邪正之殊故發于言者有善惡之異而易所命亦猶是也

右第十二章

先儒曰此章承上章危者使平而言乾坤之德

行雖易簡而知險知阻乃聖人所以處憂患之道繼言易之功用之在人者如此其著而聖人作易之功實與天地參矣終言命爻繫辭之旨乃聖人成能百姓與能之實也言此以終下繫上章之意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緼大義卷十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湯進泰

易精蘊大義卷十一

元 解蒙 撰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贊化育而神物與易之數有所託觀法象而奇耦立易之數有所因此聖人作易之本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

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明天道以示諸人盡人事而合乎天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先儒曰蓍神生所以用筮而求卦者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言聖人作易幽則贊于神明而生蓍以為筮卦之用蓍生則易之數有託而易之用行矣參天兩地乃起數之原也天一而已參之則三地一而已兩之則二天何以三以體言之天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

奇用其全故三地何以二以體言之地體方方者徑一而圍四耦用其半故二天以一為體分三以為用地以二為體分兩以為用陽饒而陰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也是故有三有兩數皆倚此而起倚依也言畫卦之數皆依此而起故三奇為乾則參其三天之數以為九是為老陽三耦為坤則參其兩地之數以為六是謂老陰二奇一耦為巽離兌則二三一兩而為八是謂少陰二耦一奇為震坎艮則二兩一三

而為七是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立卦生爻之本也變謂揲著四營為一變或多或少少為陽多為陰合三變為一爻九變而成内卦十八變而成外卦陰陽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本卦既立又推明發揮其孰為老孰為少而生其當變之爻當初畫本卦方論陰陽未論老少也蓋未入用則曰陰陽已入用則曰剛柔未入用則曰觀變已入用則曰發揮和謂不乖順

謂不逆言其和順從容也道者天理之自然德者人心之同得理謂得其條理義謂事物當然之宜和道德統言其體也條理于義析言其用也窮理謂窮天下事物之理凡明君臣父子之性生死幽明之故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于天之理也盡之則有以究其所受之理故不蔽于一偏膠于一曲也命者天道流行賦于萬物是也至猶造也造之則有以知理之所自出矣上篇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謂夫窮神知化是

也窮理而不盡性則在物而不在我盡性而不至命則知人而不知天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就其所言而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即其所知而言行則積中而發外知則由粗而至精此二句即上文聖人作易立著數卦爻以示天下後世不過在乎躬行日用無所拂于德義之當然致知窮理而必造于性命本然之地是乃作易之極功也

蒙謂觀聖人之作易既能贊化育以興神物觀聖

人之用易又能盡人事以合天道大哉易也其理數之原歟

右第一章

先儒曰此章論聖人作易之功可以贊化育而興神物而易之數有所託至于立卦生爻盡人事而合天道則作易之極功此乃生蓍之本立數之原而易所以為性命之奥也故說卦言之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聖人即易以明三才之理有以知其各一其體而同其性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有定數聖人因以明其體理无定在聖人因以著其用葢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别而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

先儒曰上言窮理盡性至命此言順性命之理則易所以能至于命者以本乎性命之理也性命之理即陰陽剛柔仁義是也兼三才而兩之謂重卦也方卦之小成已具三才之道至重為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兼之者合三而為一也兩之者各分體用唯兩故化才雖三而道則一體雖兩而用則一者何太極是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為陽二四上位為陰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剛柔

以爻言剛謂九柔謂六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更相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經迭之以成其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

蒙謂道本一而數則兩此聖人所以定夫易之體而著夫易之用也

右第二章

先儒曰前章論聖人作易自著數卦爻入性命

之理此章又論聖人作易自性命之理出而為
著數卦爻使學者知著數之理即性命之理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因自然之體以明變通之用此對待流行之易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即已成之易推卦氣之流行當觀未成之易而原
卦畫之先後
先儒曰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皆造化自然之體

而先天圖之小成也乾純陽為天而位上故居南坤純陰為地而位乎下故居北離火外陽内陰居東大明生于東也坎水内陽外陰居西小明生于西也西北多山故艮止為山居西北澤萃東南故兌為澤居東南雷起東北故震陽動于下為雷居東北風起西南故巽陽入于下為風居西南此對待之陰陽然天地之位定而後山澤風雷水火相與為用蓋物有相資者山高澤下勢雖相懸而水脈常相通雷動風散

氣成相薄而發生之功必相須水濕火燥不能相滅而相息蓋是六者或異體而交通或同氣而相薄或不相入而相為用八卦之序旋轉無窮八卦之象交相為用對待者未嘗不流行也使八卦不相錯則體雖立而不及于用矣此言雷風相薄而下章言雷風不相悖此言水火不相射而下章言水火相逮互相發也畫卦之初本是橫圖八卦皆是逆數及其屈易為圓圖始半順半逆而易卦之始畫其橫圖本皆逆

數故曰易逆數也葢一順一逆者卦氣之流行而有順无逆者卦畫之先後也

蒙謂即對待之體明流行之用因流行之用原對待之體此變通不窮之理聖人即先天之易以明之也

右第三章

先儒曰此章言易有對待流行之體用先天方圓圖之總例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圓圖流行之用也是故易逆數方圓對待之體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先儒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宣二者言生物之功潤物則滋晅物則舒二者言長物之功止則物成說則物說二者言收物之功君則物有所本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上文言乾坤而後及六子至此則先言六子而後及乾坤統六子于後也風雨雷日則言其象艮兌乾坤則言其名曰動曰止曰說則言其

性情曰潤曰散曰晅則言其功用乾以君之則言萬物之所本坤以藏之則言萬物之所歸唯乾坤統之而六子各有所司是以八卦分列于四時而後可以成一歳之序也又按邵子曰先天圖心法也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兼陰陽圖而言也天地定位圓圖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從中起也圓者動以定位為本方者静以動散為用故動而无動静而无静先天之心法也

蒙謂功用著于六子而成功歸于天地此神之所以妙萬物者也

右第四章

先儒曰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而上則言卦象自相為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先儒曰此後天圖之小成也乾坤退而付其用于離坎離得乾位坎得坤位乾西北坤西南者退處于無為之地天傾西北而樞紐不動亦在西北故乾居西北土居中央致養之道在離坎之間故坤居西南震東兌西者震陽出陰而生春兌陰說陽而生秋也巽居東南艮居東北者巽陰入陽長養萬物艮陽止陰終始萬物此流行之陰陽也然乾對坤震對兌坎對離艮對巽則流行者未嘗不對待也

蒙謂推一氣之流行為萬物之終始此後天之用易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觀萬物所由始之時原萬物所由始之地吾有得于後天之震矣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

萬物皆春生而夏長必有居春夏之交者以行其權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當明盛之時而萬物亨施文明之治而萬理明聖人之動無一事而不法乎易也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廣含宏之量以成形載之功故不以時處名也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斯有以遂其生也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純陽之卦而居正陰之地乃所謂陰疑于陽必戰者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始于中而在幽陰之地所以體乎萬物而為發生之本也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

乎艮

既止則必生此艮所以位乎動静之交也

先儒曰帝以主宰乎物為言也然帝之出入不可見而其為物者可見故以物言焉氣無物不行物無氣不生然氣生有漸不能遽及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生成之漸也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生物之初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故居西四者各居正位

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之方亥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分旺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于四隅也言兌正秋則四時可推言坎正北則四方可推言坎水坤地則八象可推坤不言西南坤之用不必西南也乾不言萬物陰陽不止在物也又按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本也兌震横而六卦縱易之用

也言本言用此蓋有意易無本不立無用不行觀天地定位一章則知伏羲之易對待之本也本立而用未嘗不具觀帝出乎震一章則知文王之易流行之用也用行而本未嘗不立有文無義發天地之秘者誰歟有義無文則易道息矣

蒙謂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敘也

右第五章

先儒曰此章論後天八卦而以震巽離坤兌乾

坎艮為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火生土故坤次之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至冬則一歲之用周矣故土克水而生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

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觀六子之交相為用而乾坤變化之體吾有得于先天對待之位矣

先儒曰八卦各有所在而神則無不在八卦各有所為而神則無不為上章言帝者取主宰之義此章言神者取變化之義其實一也不言乾坤而言六子者以六子各司其用而乾坤不見其功然六子之用實

乾坤之所為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而義不係于山也方八卦之並列也自乾坤定位至水火不相射則乾坤位于六子之上自雷以動之至坤以藏之則乾坤在六子之後至于長子代父而乾退居于西北長女代母而坤退居于西南則乾坤猶與六子並行于四時之間至此又復專言六子之功用而超出萬物之表故以妙萬物而言而謂之神萬物既成則六子又以乾坤之神而行變化矣

蒙謂既知其用之妙而成其功之大當知其用之行而申其體之立此夫子于陰陽發育之功雖有取于後天流行之序而必歸于先天之體歟

右第六章

先儒曰此章動橈燥説潤終始皆據後天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行順布四季分旺之時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事也

苟無此章則文王為無體而伏羲為無用矣讀易者不可不深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説也

先儒曰乾三畫皆奇純乎剛者也又其象為天天體運行不息故為健也坤三畫皆偶純乎柔者也又其象為地地道柔順上承乎天故為順也震以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其象為雷奮動百物故為動也巽以一

陰伏于二陽之下其象為風風皷舞百物無所不入故為入也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其象為水能没溺故為陷也離以一陰麗于二陽之中其象為火火必著于物而明故為麗也艮以一陽居于二陰之上其象為山山體不動故為止也兌以一陰居于二陽之上其象為澤潤萬物故為説也

蒙謂八卦之性情雖不同實亦剛柔之兩端耳

右第七章

先儒曰自此章至篇末皆言先天對待之體然啓蒙引之以為文王觀已成之卦推未明之象以為說而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讀者互而求之可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先儒曰馬善行而健牛能載而順龍能變而動雞能知時而伏豕内躁而剛雉外文明狗外剛而禦物羊内狠

而岐角

蒙謂觀其稱名之小而取類之大此聖人遠取諸物以作八卦者也

右第八章

先儒曰此章是後天之易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先儒曰首會諸陽而居上腹藏衆陰而容物足在下

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陷内陽在内而聰目精附外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

蒙謂聖人近取諸身以明八卦之象也

右第九章

先儒曰此章以八卦配諸身體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

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先儒曰乾純陽坤純陰故謂之父母索求也謂蓍求卦也一索謂一變也第一變即得陽爻二變三變皆是陰爻其卦成震故曰一索而得男第一變與三變俱是陰第二變却是陽其卦成坎故曰再索而得男前二變皆陰至三變乃是陽其卦成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三女之卦亦然諸儒多以先立乾坤二卦為本然後以二卦相索而為六卦故以乾坤為父母六卦

為六子然以聖人畫卦之學求之則是由兩儀而生四象由四象而生八卦即有乾坤六子之名非先乾坤而後畫六卦也以此而觀則索之為揲蓍求卦明矣

蒙謂聖人即八卦以配諸人道所以明揲蓍以求卦之義

右第十章

先儒曰此章雖即父母男女以明求卦之義實

則後天之易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先儒曰乾于三才為天乾乃健也天之性情也天者乾之體其形運轉而不窮故為圜在人倫則為君為父君取御天之義父取資始之功在五行則為玉為金取其堅剛而清潤也在六氣則為寒為冰取盛陰之地義也在五色則為大赤取盛陽之色也在動物

則爲馬取健行也良其德也老其久也瘠骨剛也駁至健也在植物則爲木果木以果爲始猶物以乾爲始也

蒙謂聖人明乾象不一而足者亦不過言其純剛至健爾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先儒曰坤于三才爲地坤順也地之性情也地者坤

之形體在人倫為母取生育萬物之意在萬物為布帛取其柔而有文或以為敷布之布則與下文為均震為旉相犯也器用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在動物為子母牛謂少牝牛取其信順而蕃育也在器用為大輿取其重載也物雜互為文數偶者衆柄者物之後而能持物者也黑者極陰之色也文者生物之英華黑者土地之肥壤與乾大赤相對

蒙謂聖人偏舉物象以明坤者以其體虛性柔而

有形載之功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黄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先儒曰震為雷陽在下而上薄于陰故有聲在動物為龍在色為玄黄在事為旉即春陽敷布也大塗取物所由出也在人倫為長子在性情為決躁在植物為蒼筤竹初生之竹其色蒼筤取春生之美也萑葦竹

類易生之物也在動物為善鳴之馬象雷聲也白陰之色陰在上故也足取陽在下而能動顙取陰在上而不動也乾之四馬皆取其全卦之健震之四馬唯取其善鳴與的顙非取其全體之義也必先極其動而後至于健在植物為稼反生者舊種而復種于時為春也蕃鮮而鮮明也

蒙謂聖人觀剛柔始交而陽動于下陰虛于上之象故其取類為此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髪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先儒曰巽在植物為木木萌于下而漸升上巽之象也在天為風取其順以入也在人倫為長女取其一索而得陰也在器物為繩直取其順以齊物也在人為工巧且順也在色為白陰類也為長為高草木之形也在事為進退在性情為不果柔懦故也臭風所

發也髮陰也陽盛于上為寡髮二陽在上為廣顙離為目反離中爻為下故為白眼陰得乎陽故為近利市三倍或謂離日中為市而巽近之故有此義震為決躁巽三爻盡變則為震故其究為躁卦

蒙謂以一陰伏于二陽之下故聖人象之如此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

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先儒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陰匿陽于中故為隱伏一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為弓輪陽陷陰中故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病為痛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顙中畫為馬脊下畫為馬足坎中畫陽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柔故又為下首下柔故又為薄蹄為曳柔在下不能任重故于輿為多眚坎維

心亨故為通剛在中故于木為堅多心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坎陽卦故其色為赤

蒙謂觀剛實居中體陷而德險之象則知聖人遠求近取其義精矣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先儒曰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

為日陰麗于物則光故為電離再索而得女故為中女甲胄外堅所以象其畫戈兵上銳于以象其性陽內虛外堅實故為大腹物趨下則濕炎上則燥離陽上之卦故為乾卦虛與實相反血與氣相須離言乾而坎不言濕坎言血而離不言氣互相備也鼈蟹蠃蚌龜皆剛外而柔內離為乾卦故木為科上槁蒙謂聖人博取諸物以為離之象以其明體實而虛中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先儒曰艮為山者石露於上而土居其下也震為大塗萬物所共由出也徑路為方來小路未至為大塗也石取其堅艮為少陽故為小石在器物為門者闢户謂之乾闔户謂之坤闕當門之路闢非全闢闔非全闔猶艮取陰闔之終陽闢之始也果蓏者果實在地曰蓏乾為木果取其高也山附于地故為在地之果在人為閽

寺艮止前物之所入猶閽寺主人出入也在人為指取其執物在物為狗取止盜之意鼠取其陰伏于下黔喙取其剛之在前坎之木為堅多心剛居中也艮之木為堅多節剛居外也

蒙謂一陽浮于二陰之上而居位為止故聖人取象如此也

兑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先儒曰兌在地為川澤下實上虛也在人倫為少女取三索而得陰也在人為巫取其以言語通神也故下文繼之以口舌内實外虛口舌之象在物為毁折兌居秋物成而枝葉毁折也在事為附決謂口舌言說附托于人以決斷其事非事自決也如震之決躁則自為決而不待托于人而後能決也或曰謂以一陰附于二陽之上而為所決也亦通在地為剛鹵者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在人為妾取少女從姑娣

媵婦也羊取其性狠而外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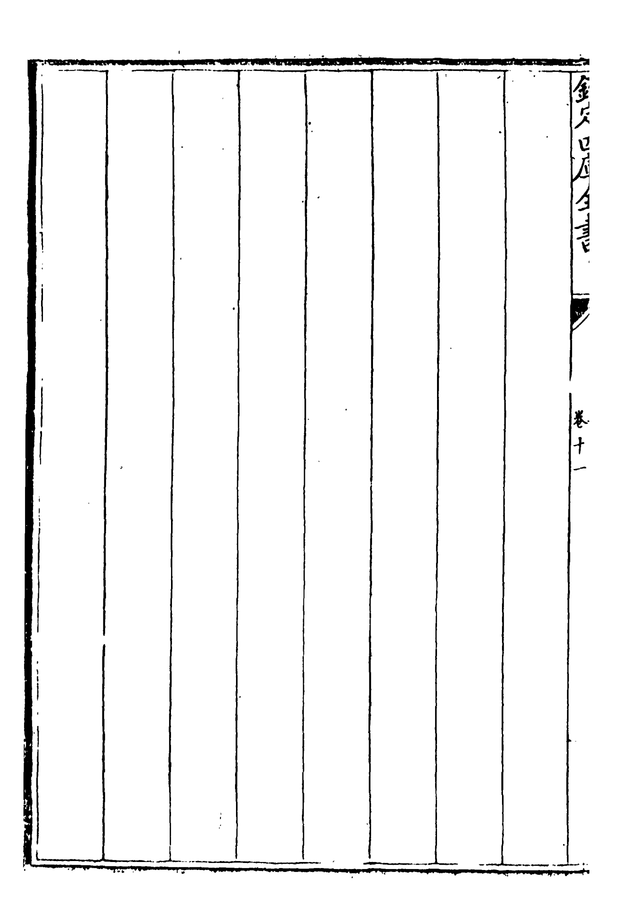
蒙謂觀其剛中柔外為以陰附陽而動說之象則知聖人取象之意矣

右第十一章

先儒曰此章廣八卦之象伊川先生所謂類萬物之情者聖人于每卦之下明其于天文地理則為其物鳥獸草木則為其物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則為其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

而求之則思過半矣愚按諸卦所配非惟即此以推窮萬物之理正所以為觀象玩占之用故後世射覆之法皆原于此如占身初得乾則為首再得坎則為下首得巽則為廣顙也占物初得乾則為馬再得震則為善鳴馵足之馬得坎則為美脊薄蹄之馬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天下之事物無所遯其情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也惜其法不盡傳于後世而在引物取類

有不可一一強通者強通則鑿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蘊大義卷十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舉人臣楊炤

易精藴大義卷十二

元　解蒙　撰

序卦傳

先儒曰序卦分為六門一天道二人事三相因四相反五相須六相病如乾坤之次屯坤泰之次否等是天道門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如因小畜生履泰等是相因門如遯反壯動極歸止等是相反門如大有須謙蒙稚待養是相須門如賁極致剥進極

至傷是相病門此可見義理无窮隨觸而會非聖人理明義精安能到此上篇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者四正之卦造化之體也下篇首咸恒終於既未濟者盖山澤交而為咸雷風交而為恒水火交而為既濟不交而為未濟專言六子相濟之功造化之用也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皆以反對為序惟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卦不相反上經自屯蒙而下各十二卦體對之為二十四與不反對六共為十八體

下經自咸恒而下十六體對之為三十二與不反對二卦共十八體分經多寡不同而分體則同故孔氏曰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成一卦變卦之卦乾坤坎離之類是也韓康伯不取序卦程張二先生皆非之朱子亦曰謂非易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藴則不可易傳最取序卦然其間有難盡通者朱義蔡訓並无釋恐或以此

蒙謂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况聖人作易之意

可无序乎故序卦非聖人莫能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

先儒曰易卦三才乾坤為天地惟人與之齊故自屯以往皆為人道然後可配乾坤以見乾坤之大非他卦比屯為人道始故首屯

蒙謂兩間之位定而萬物之形生未免于欝結而未通也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先儒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始生其時也若屯之義則紛紜盤錯耳若承上而取盈塞之義引下而取始生之意諸卦皆做此

蒙謂物始具而未伸天性昏昧而未發也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先儒曰雲上于天有待而雨物必待雨澤而後長人

必待飲食而後養

蒙謂生物之端為甚微養物之道不可缺此聖人序易之意也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先儒曰乾餱以愆豕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之以訟

蒙謂既動其欲心則必起其爭心此需訟之相繼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先儒曰情睽故致訟民和可行師故天水則為訟而地水則為師

蒙謂人既不能懲夫忿之小則必起夫爭之大此二卦相承之旨也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先儒曰衆而無所比則乖爭陵犯之所由起也

蒙謂衆必未能定于一安得不統之歸于一盖人心相親輔而後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先儒曰物既有比則志必相畜是以比有所畜

蒙謂夫既以志而相親則必以類而相聚矣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先儒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大于禮者故履訓禮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物有大小之

別人聚則有高下之等此履所以繼小畜也

蒙謂嘉會足以合禮而禮之用和為貴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先儒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泰否時也同有盈謙在人事取之能盡同人之道則否傾矣物不可者猶言物不能也

蒙謂夫既不交則成否必當協力以濟否也蓋治亂雖曰有其時而人事必當盡于我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

先儒曰同人未免猶有不同者大有則无不同矣有大謂擅有至大者有大而不自處以謙則衆叛親離无以保其大矣

蒙謂既得衆心之歸必盡處己之道則滿而不溢矣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先儒曰美德有大而能謙尤可說豫

蒙謂人能不居其有則无驕亢之失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先儒曰太王之仁天下悅之故從之者如歸市與上文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意同

蒙謂在已有可説之道則在彼有樂從之心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先儒曰以喜隨人者必有所事非樂于所事其肯隨物乎又有以喜隨人失于无所擇者故有弊

蒙謂彼既以悅而相從則必有所為矣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先儒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人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明其訓大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也二陽長而四陰退駸駸向于大矣蓋可大之業由是而生此蠱臨之相次也

蒙謂无其事而有其功者吾未之見也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先儒曰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必出于其類拔乎其萃然後可觀也既有可觀斯合而至矣

蒙謂在我者道德勲業極其盛則從而合者衆矣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先儒曰物之合必有文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

物之合聚則有次第行列合則必有文此賁所以次噬嗑也此與物畜然後有禮同

蒙謂既有以合其來斯有以嘉其會矣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

先儒曰賁飾則貴于文文之大過則又滅其質

蒙謂趨其末而喪其本安能久而不壞哉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先儒曰物无剥盡之理剥極則復反陰盡則陽生剥

盡于上而復于下如剥之上九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理此與不可終否同

蒙謂陽无可盡之理于此可見之矣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先儒曰理之在人心其初本真實而无妄茍无實則妄生故本心才復則妄自銷矣如克己復禮此復不妄之意也復天理則不妄无妄則其動也天

蒙謂聖人固欲人之反乎本然之天尤欲人之純

乎自然之天此示人進德之序也

有无妄而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先儒曰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不能畜天德則見于有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為大畜而動于无妄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相交養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而大畜一于止矣前云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故次之以小畜无妄然後循理故可

大畜

蒙謂見于事者无非實理之流行則藴于心者无非實理之畜聚矣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先儒曰物必畜于人然後養之以至碩大德必畜于已然後養之以至充盛孟子自有諸已以至于充實輝光皆養之之功也

蒙謂既有以聚之必有以養之人之養德皆當然也

頥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先儒曰過者行邁踰越之意自合動義故不可取行義言在我之德其所養者既深所積者既厚則其所發必有大過人之事業矣此大過之所以次于頥也

蒙謂人之養也有素則其發也莫禦故欲有為不可以无養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先儒曰勲業蓋世者上焉必為君所疑下焉必為衆

所忌此大過之後必次之以坎陷也

蒙謂道以中爲貴過極則必陷故即易相承之次以垂戒焉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先儒曰陷必有所麗者雖有所陷而其心未嘗不通也坎之所以維心亨是也夫人必有所居之地惟能隨其居而實其所守焉則此身无往而不自安矣中庸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矣此坎陷之後所以必

次之以離麗也聖人垂戒之意深矣

蒙謂既有所陷而成險則必有所附而為安此理勢之自然也

右上篇

先儒曰上經自乾坤至履凡十卦聖人所以立人道之本自泰否以下至大畜凡十六卦聖人所以明人道之用至于頥大過不相反對而後坎離終焉蓋坎離者乾坤之大用方先天之始

乾南坤北上下定位及時再變則乾退于西北坤退于東南于是離自東而居于南坎自西而歸于北聖人體以為通變不窮之利此坎離所以為上篇之終也程子所謂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先儒曰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蓋天地者形也乾坤其道也于序卦言天地而不言乾坤者欲人即天地而求乾坤歟有心為感无心為咸于序卦言夫婦而不言咸欲人即夫婦而求无心之咸歟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天地之始化生者也大傳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是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此化生之後形生者也大傳所謂男女媾

精萬物化生是也既有男女則不能不為之夫婦既有父子之親則不能无頼于君臣之義迨夫婦上下既立而拜趨坐立之節形宫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有節文故謂之禮事之有條理故謂之義禮義非制于人倫者也有人倫然後禮義行乎其間此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聖人特因而品節耳故禮義有所錯

蒙謂大易明于形氣之初既因以推自然之序大易明于綱常之際又因以寓自然之理盖有氣必

有形分之所在理之所在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先儒曰夫婦之道不久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

蒙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則人道定矣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先儒曰此亦因恒之義泛論乎物若夫婦之道豈可不久居其所乎

蒙謂人固不可以无常而亦不可以滯于恒此大易相承之義也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先儒曰遯以陰浸長而遯大壯以剛長而壯

蒙謂陰長則陽退陽盛則陰消此消息往來之理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先儒曰不特加以壯而已又更進一步也

蒙謂物壯而止則必晉以進此動靜之機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先儒曰知進而不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

蒙謂冐進則患生理勢之必然也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先儒曰治國治天下而不治者必反于家治自近始也故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

蒙謂既失于外當求諸于内斯可矣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先儒曰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无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也

蒙謂父子責善終至離夫婦不和終反目故家之道必通其變于未窮也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先儒曰凡言屯者皆以為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

為所阻難而不得前爾故居屯者必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後前難故不倂

蒙謂人心離散患難所由生也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先儒曰物極則必反凡人處憂患中則思戒懼及乎處患難之外則易縱放此解之所以繼以損也

蒙謂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吾于解損之序見之矣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
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先儒曰損而不已必益深谷為陵之意也益而不已
必決高岸為谷之意也上決一陽下復一陽可也今
上決一陰下遇一陰不可也姑論卦名相次
蒙謂物理有盛衰人情有離合此易之所以為易
者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

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先儒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

蒙謂合異以為同在物既有不一之分積小以成高在物斯有不可禦之勢此萃升之相承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升

先儒曰物无常伸之理伸極則必屈猶益而不已必

決之意物之在下者莫如井困上反下猶剝窮上反下也

蒙謂力窮則必屈勢極則思自反此其相承之道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先儒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爾

蒙謂既有養民之政必有新民之治此井革相承

之序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先儒曰鼎者宗廟之器震者長子之卦鼎之後次以震蒙謂以一人新天下所以命一卦之意者有定名以一人而主天下所以承一統之託者有定分夫治化方新而統有託君天下之遠謀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先儒曰動靜相因動極則生靜此陰陽造化循環不息之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體之于身可見矣

蒙謂物无常動亦无常靜此造化人事循環于无窮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先儒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道有傷漸之所

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蒙謂進既有其序則往而无所失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先儒曰前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

蒙謂始以物情之同而成其大終以極大之勢而

失其安此消息盈虛之數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先儒曰人之情相距則怒相入則悅故入而後悅之

天地之說萬物義理之說人心不入則不悅此入而後悅之義也

蒙謂當覊寡之際必求其所容有相投之情當知其為說此人情離合之態

兊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先儒曰人憂愁則欝結說則渙散

蒙謂既得其懽心斯可以舒其憂心吾于兊渙相承之次而得人之情矣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先儒曰節者制之于外也孚者信之在中也强制于外而不出于中心之誠然則已且不能況能使人之

信從乎此中孚所以次節也

蒙謂因其散而制之于外不若因其止而信之于中此節之所以次渙而繼之以中孚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先儒曰人之所信則必行之行則過也養之有素其動必大信而遂行其過小矣此大過所以次頤而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蒙謂既信于中則必措諸事矣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先儒曰能過于人然後能濟天下

蒙謂既有過人之才斯有濟時之用矣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先儒曰自屯至于未濟雖有相受之道而君子居之安者又必有道焉是以履泰而不至于否居豐而不至于旅又非常道相受所拘也

蒙謂造化之用有終必有始故未濟雖易之所由

終實易之所由始也

右下篇

先儒曰下經言萬物相生始于咸恒以男女長少配焉自咸恒以下兩兩對立至中孚小過不相反對而後既濟必為坎離之變以水火言之下降上升其氣未常不交究其初則炎上潤下其位未定而不易受之未濟則上下定位復于初而已此既濟未濟所以為下經之終也程子

所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則生物為陰陽之成功故為下篇之終者是也

雜卦傳

先儒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古有是說殊不知易之雜卦自乾至困非但當上經三十卦實雜下經十二卦于其中自咸至夬非但當下經三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于其中且其卦

畫反對各以類言之雜之中有不雜者存焉然此特見其跡耳必有至理存乎其間夫雜卦以乾為首必終之以夬者蓋夬者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張子曰易為君子謀大哉言矣

蒙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者吾于雜卦見之矣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先儒曰乾剛坤柔以其動靜有常也至于變動不居

則剛柔不足以斷之矣順從故樂行險故憂臨物為與觀我為求

蒙謂陰陽有定質人道无同情故聖人于此首發明之而三才之理備矣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物之穉故見主初也未得位而利居貞故不失其居也蒙煞而生故雜二為蒙主而能治之使明故著

蒙謂有治難之才而不失其正當發蒙之任而不

晦其明此屯蒙之義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先儒曰震陽在下故為動而起在天則為雷在人則為足皆取動義也艮以陽居上進極則止故在地為山在人為手皆取止意也乾剛坤柔以體言震起艮止以用言損極則益生故為盛之始益極則損生故為衰之始

蒙謂陰陽有動靜之機而世道有廢興之兆故聖

人即四卦之反對以明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先儒曰剛健者難畜當剛健之時故難畜莫非災也无妄之災乃所謂災澤止于地聚也地中生木升不來也以人而論降志相從則有盍簪之益務進不反不免睽孤之患矣地中有山謙之過則至于自輕雷出地奮豫也樂過則至于自怠

蒙謂莫之為而為者歸諸天有所致而至者出乎

人此聖人讀易之吉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先儒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故有飲食之象賁飾之終歸于白賁故曰无色盖口之噬非以窮天下之味至淡之中有真味存焉目之視非以窮天下之色无色之中有至飾存焉是以菽粟之味布帛之文吉人之所貴也

蒙謂養于中者不可以窮欲文乎外者不可以盡

飾聖人示人之意深矣

兑見而巽伏也

先儒曰陰本幽也故在上而見在下為伏

蒙謂以一陰居二陽之上者其情説而散以一陰藏二陽之下者其性伏而入此因卦象之反而言性情之異也

随无故也蠱則飭也

先儒曰随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修飭

蒙謂无事故易于尚從有事則可以自勉此聖人所以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

剥爛也復反也

蒙謂陽无可盡之理窮則反下矣

晉晝也明夷誅也

先儒曰晉離在上而明著夷離在下而明傷晉為晝則明夷為夜明夷為誅則晉為賞互相發也

蒙謂因幽明之運以行賞罰之權聖人之用无適

而非易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先儒曰井養而不窮故為通困剛揜也剛與柔相遇也以通與遇為反對則遇為不通之象矣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正合上經之數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雖以雜卦為名而乾坤咸恒為上下篇之首原未嘗雜也

蒙謂澤可遠施者道之亨陽為陰揜者時之窮君

子亦因其所遇而爲其所當爲可也故聖人即二卦而互明之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

先儒曰君之于民已之于物苟有以感其心則其應也如響矣此聖人所以綏來動和也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在我者操存終始如一而德可久矣故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咸之感也速恒之道則久也渙風散水者也節澤防水者也散離限

制之則止

蒙謂人情有感而必通然守之則當盡其常人心既散而不聚故止之必當以其制此卦之相反而相成者也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先儒曰唯解則心安而意舒唯結則阻滯而情廹蹙而外則為睽親而內則為家人

蒙謂人心既流于縱弛固知有致患之由人情豈

終于睽離又知其有相親之理此卦之相反而相詠也

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先儒曰否泰陰陽互體而相反君子小人亦因其時而以類進退焉當壯則止與遯而退時焉而已

蒙謂因陰陽消長之機明世運循環之理學易之大方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先儒曰有其衆則衆歸之故曰大有衆也同乎人則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衆而不親則无以保其大矣

蒙謂既有以得民心斯有以一民心此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先儒曰革以火鎔金故曰去故鼎以木取火故曰取新革鼎之義相為始終故去故取新共成一道

蒙謂去其舊染之汚而行古維新之治此王者之

政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先儒曰小過之過是亦過也既有孚所以為信

蒙謂所失不在大信必由乎中垂訓之義精矣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先儒曰物感所以豐親寡故為旅

蒙謂物感則必有事失時而无依此人事盛衰之

驗也

離上而坎下也

先儒曰離火炎上坎水潤下離麗于上坎陷于下

蒙謂觀水火不相逮之義則知二象雖相反而實相為用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先儒曰畜之小所以寡履貴行故不處需有待故能不自進訟事行則相親之道絶矣

蒙謂畜而不固所以尚往待而不已必有爭心比

相反而相承也

大過顛也

先儒曰本末弱故顛

蒙謂剛實居中而陰不足以承之乃棟橈之象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先儒曰柔之遇剛曰姤剛之來復不可謂之遇也必

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蒙謂陰之從陽與其不期而會孰若待禮而歸是

雖不以反對為序而意實相承也

頥養正也既濟定也

先儒曰所養不正則是養小而失大矣既濟六爻皆

當位故定蓋難濟則一定而不易也

蒙謂人能盡養已之道斯能成濟世之功矣蓋養

身必由夫至正之道而濟世必致夫一定之地也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陰柔不擇其所從陽剛復失其所處此所以為終

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釋卦義而明其所為聖人崇陽之意深矣故于此

終言之

先儒曰自咸至此凡三十四卦正與下經之類相當

朱子謂自姤以下卦不相反對或疑其有錯簡節齋

以例改正之而曰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

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

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今按如此則頥大過既濟未濟歸妹漸姤夬八卦既得以類相從而定終行剛柔憂之韻亦協但不當僭改經文耳且依經文讀之其韻亦協而言之序亦不能无意盖小人之致禍常生于姤必以正勝而後可頥者大過之反固以養正而言若漸之于既濟位得中正君子于此知所勸歸妹未濟失位不正君子于此知所戒至于夬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一變

則為乾復于天理本然之初如元亨利貞復于元終始始終大易生生不窮之道也

蒙謂陰陽皆无常盛之理而易則為君子謀也故

吾夫子于賛易之終深致意焉